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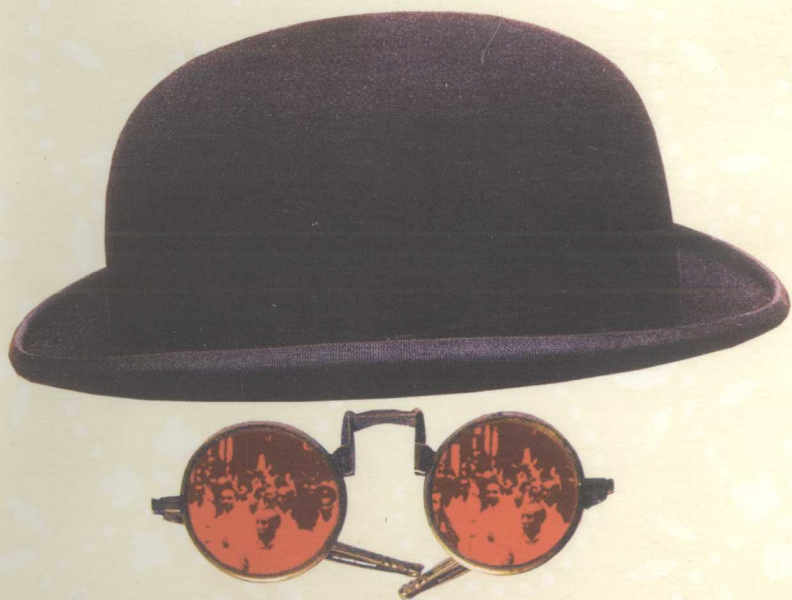
La Condition Humaine

André Malraux

人的境遇

〔法〕马尔罗 著

丁世中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565.45
383

La Condition Humaine

André Malraux

· 人的境遇 ·

〔法〕马尔罗 著

丁世中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7-5063

André Malraux

LA CONDITION HUMAINE

©Éditions Gallimard, 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的境遇/(法)马尔罗著;丁世中译. —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6933-0

I. 人… II. ①马…②丁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4315 号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装帧设计:康健

责任印制:李博

人的境遇

(法)马尔罗 著

丁世中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

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978-7-02-006933-0

定价 1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献给艾迪·杜·贝隆

第一部分

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

深夜十二时半

陈会掀开蚊帐吗？会隔着蚊帐刺下这一刀吗？一种不安的心情，惹得他胃部绞痛起来。他相信自己十分坚强，但这会儿一想到这件事便木然。眼下，从天花板垂下的这块细白布令他好不困惑：它笼罩着一具身躯，淡淡的，比人影儿还轻细。仅有一只脚伸出来，因为睡姿约略有些倾斜，却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的脚。光的惟一来源是附近一座大楼，射进一大块长方形的淡淡的灯光，被窗棂的格子切割成小块，其中一块恰好照到脚下的床，似乎有意烘托它大而有力。四五只喇叭齐鸣，尖啸刺耳。难道 he 被发现啦？战斗！同已经处于招架之势、但毫不放松警觉的敌人战斗！

这阵声浪渐渐消失：大约某处堵车了（远处杂乱的人群中，此刻还有堵车现象……）。他向那堆柔软的细白布和长方形灯光折回：时间已融入夜色，白布和光影愈显示出静态。

他反复自语：这家伙非死不可，让他不得好死！他明白自己是来除掉他的。被捕、杀头都不在话下。眼下惟见这只脚，这家伙他是杀定了的，却万万不能让他抵抗：倘使他抵抗起来，就必定要出声音，要呼救……

陈眨眨眼，不胜嫌恶地发现：自己不是当初以为的战士，而

只是施行宰杀的祭司。祭献也不仅是向选中的神明，因为他向革命的祭献遮饰着某种深沉的世界。相形之下，不平静的沉沉黑夜竟变成光明。“暗杀不仅是一杀了事……”，他双手插进衣袋，很是踌躇。他右手握一把折拢的剃刀，左手攥着短匕。他使劲往裤兜里塞，仿佛黑夜还不是掩护。剃刀顶稳妥啦，但陈觉得绝不可用。短匕不太令他嫌恶。他松开紧攥剃刀柄的手指。短匕是不带鞘的，裸放在裤兜里。他将短匕换到右手，左手垂贴着粗毛衣。他轻举右臂，惊异于周围依然那么安静，似乎这姿势本该引起什么东西跌落。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：行动之权依然在他手中。

这脚是一具活物，如沉睡的动物。它是一具躯体的终端吗？“我成了白痴吗？”得看着那具躯体！那具躯体、那只脑袋！为此就得走到灯影中，让矮胖的身影掠过床面。皮肤的抵抗力究竟有多大？陈抽搐了一下，把短匕扎到了自己的左臂。疼痛的感觉（他已不能想象这左臂属于自己），还有这家伙万一惊醒造成的灾难，使陈暂时轻松了点儿。那灾难或许比这疯狂的气氛更好一些。他凑近了看一看：正是两个钟头之前，他在通明透亮的场合眼见的那个人物。那只脚几乎触到了陈的裤子，此刻突然像钥匙般转动了，然后在静夜中复归原位。也许睡着的人觉察到了什么，但又不到清醒的程度……陈颤栗了一下：一只虫爬过了他的皮肤。不，那是他胳膊上的血，正一滴滴流着。同时仍有一种晕船的感觉。

只要一个动作，那人就必死无疑。杀死他不难：但要触及他的身躯却非易事。下手得准确无误。那人平躺在欧式床铺上，只着一条短裤。但那肥厚的皮肉遮得肋骨看不清楚。陈得将暗黑色的乳头当作标识。他懂得由上而下扎过去是何其困难。于是他将短匕高高举起，刀锋朝上。但左边的乳头在远端：要想穿

过蚊帐，就须穷尽手臂之长，像挥动高尔夫球棒一样画一个弧形。于是他改换匕首的方位，刀锋变做了横向。触及这具静止的躯体就像击中一具死尸一般困难，或许原因也相同。大约是受这死尸念头的感应，突然响起一声粗喘。陈已欲退不能，两臂和双脚全然瘫软。但那声粗喘渐趋正常，原来是打呼噜，而不是喘气。他又重新变成脆弱的活物；而就在这一刻，陈却觉得自己受到了轻侮。那具躯体轻轻朝右滑动。他现在会醒过来吗？陈用刺透一块木板的力气，猛然截住那躯体，只听得细白布扑哧一声撕裂了，其间掺杂着砰然的撞击声。陈的感觉似乎直达刀尖，他感觉到那躯体在金属床绷的反弹下蹦向自己。他竭力伸直胳膊，想将它挡在原地；只见那人的两条腿同时向胸口收缩，像被捆缚起来。接着它们突然软瘫了。得再下一刀才行，但如何抽回那短匕？躯体照旧侧卧，并不稳定：方才的抽搐无碍于这姿势。陈觉得自己已用短匕将它压牢在床上，倾注了他全身的力量。透过敞开的蚊帐，他将那人看得很清楚：他的眼皮已经张开（也许他已经醒来？），眼睑却毫无血色。鲜血开始顺着短匕涌流，在虚幻的灯光中泛着黑色。这具沉甸甸的躯体随时可能向左右跌落，此刻它还有一点活力。陈不能松开匕首。恰是通过这件武器，通过挺直的臂膀和疼痛的肩部，那具躯体与他之间有了—股恐慌的电流，直涌他的胸口和砰然搏击的心房——这间屋里惟一运动的物体。他木然呆立着；他觉得继续从他左臂流出的，是那个人的血。再没有什么新情况，他却猛地认定此人已死无疑。他屏住气息，继续将那具躯体钉在侧卧的姿势上，留驻在那孤寂的房间宁静模糊的光芒中。这里并没有格斗的迹象，连看来已裂成两片的细白布上的窟窿也不像格斗所致；惟有寂静，和令他陶陶然的压倒一切的醉意。他远离活人世界，牢牢贴紧在那把匕首上。他的手指越攥越紧，但臂部的肌肉却已松开，

整个臂膊像根绳索在颤动。这已不是一般的害怕,而是自幼未曾领教过的既残忍、又严肃的惊恐:他兀自面对死亡、单独待在一片无人之地,被恐怖和血腥压迫得颓然乏力。

他终于松开手来。那身躯渐渐伏倒在床上:匕首柄既已歪斜,床单上便渐渐渗出一大块暗褐的印迹,像活物般悄然漾开。在它的近处,两只尖耳朵的影子也正在显露、伸展。

门在近处,阳台却在稍远的地方:但尖耳的影子是从阳台伸过来的。陈虽不信鬼神,此刻却软瘫在床边,无力转身。他突然一愣:只听得一声猫叫。他已有一半脱出身来,这才敢四下张望。原来是屋檐上的一只猫蹑足从窗口溜进来,两眼正死死盯着他。随着猫影前移,陈感到忿忿然:凡是活物都不该潜入他已投身的这可怕的所在——任何活物,只要眼见他手持匕首,就有碍他重返人群。他打开剃刀跨前一步:那畜牲竟从阳台上溜走了。展现在陈眼前的是大上海。

黑夜在惶惶不安的氛围中激荡,像夹着许多火星的一片漫漫浓烟在跃动;随着它渐趋平静的呼吸,夜色变得凝重。在云霭间隙中,某些星辰在永恒运动中滞留不前,给黝黑的夜色注入一股稍微新鲜的气息。一声汽笛鸣响,随即消失在这痛苦的宁静中。在楼底,午夜的光线透过一层黄雾,映照在湿润的碎石路和灰白的路枕上。那里,正在跃动的是不杀人者的生活。那里有数百万条生命,现在却都拒绝他的生命。然而死亡正渐渐离他远去,像那人的鲜血流淌一样,正从他自身的躯壳缓缓流走。与这死亡相比,生者卑微的怒斥又算得了什么?这静止或闪动的影子都是生命,如同河流,如同远方不见踪影的大海、大海……他终于深深吸了一口气,觉得自己怀着无穷的感激,同这生命复归联结:他几乎要嚎哭起来,像方才一样不胜激动。

“该溜走啦……”然而他却呆在原地不动,静观灯火辉煌的

马路上汽车奔驰，脚下的路人行色匆匆。他如同盲人重见天日似的凝视着，又像饿汉进食一般吞噬着。这是对生命的贪婪。他多么想摸摸这些身躯啊！在大江彼岸，一声汽笛响彻云霄：兵工厂的工人正在进行夜班交接。这些工人制造武器杀害为他们战斗的人，真是愚蠢！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难道还像田产一样，归那军事独裁者占有？难道它将如一群牲口，永远租借给军阀和西方商人？他此番的暗杀之举抵得上中国兵工厂一段长时间的生产：即将进行的起义会把上海交到革命军手中，然而仅仅拥有不足二百条步枪。这死鬼是一名中间商，刚同政府谈妥一宗约三百支带托手枪的买卖。起义者一弄到这批枪，首先该采取的行动就是缴警察的械，以便武装自己。他们成功的机会就陡增一倍。不过，十分钟来陈根本没想这事。

他杀这人是为了弄到一份文件，此刻却没动手去取。衣服挂在床脚蚊帐下方。他将衣兜翻了个遍。手绢、香烟……却没见到文件夹。屋里还是老样子：一顶蚊帐、几堵白墙、清晰的长方形灯光；暗杀并没有引起变化……他合上眼，将手探向枕下。摸到了文件夹，那夹子很小，像一个钱包。在托枕头的当儿，那人的脑袋显得很轻，这使他更觉不安，睁圆了两眼：枕上并无血迹，那人不像已魂归西天。要不要再杀一次？然而他的目光已遇见那翻白的两眼和床单上的血迹。为了查找那只文件夹，他退回到明亮处：那是从一家餐馆照进的灯光，餐馆里响彻麻将声。他找到了文件，带上文件夹，几乎是跑出了屋子。接着他将屋门牢牢锁上，把钥匙放进衣袋。在旅馆走廊尽头（他竭力放缓脚步）并没有电梯。该不该按电铃呢？他朝楼下走去。在下一层、即设有舞厅、酒吧和弹子房的那层，聚着等候电梯的十来个人。他跟随他们走进去。“穿红衣服的舞女真美啊！”身旁那个男人用英语对他说。他是一位有三分醉意的缅甸人或暹罗人。

陈想掴他一记耳光叫他闭嘴，又因为他是活人而想拥抱他。他支吾着算是应答，对方却跟老相识似地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他准以为我也醉了……”但对方又开口想说什么了。

“我可不懂外语呀，”陈柔柔地说。对方不吭声了，却好奇地打量这位不戴硬领、但着上等粗羊毛衫的年轻人。陈正对电梯里的穿衣镜站着。暗杀在他脸上没留下任何痕迹……。他的长相不像中国人，倒有点像蒙古人：颧骨高高突起，鼻子扁平，却还有鼻梁，像鹰钩鼻。这容貌没有多少变化，只是显得疲劳：甚至他那坚实的双肩、那老好人式的厚嘴唇，也似乎并无异样；惟有左臂，一弯曲便粘糊糊的，并且发着热……。电梯停住了。他随大家一起走出。

凌晨一时

他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又叫来一辆出租车：那是一辆门窗紧闭的轿车。他在车上擦净胳膊，用手绢做了包扎。荒凉的铁轨和下午骤雨的积水泛着微光。闪亮的天空倒映其中。不知为什么，陈朝天空凝望着：刚才，他发现星辰时，离天空是多么近啊！随着惶惶的心情稍定，随着他回到人群，他也远离了天空。在马路尽头，装甲车与积水几乎泛着一样的灰色，静静的人影端着刺刀，形成一排明晃晃的横档：是岗哨、也是法租界的尽头。出租车不能再向前开。于是陈出示了假护照，上面写着他担任租界雇用的电工。哨兵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这证件（“我刚刚做的事肯定没有露马脚”），随即放行。他面前横着双共和大道，那是中国城的边界。

一片荒凉和寂静。嗡嗡的声浪，掺和着中国最大城市的杂沓声在这里消失，如同地心的声音消失在古井之底。是战斗的种种声响，以及不愿就寝者最后狂放的摇荡。不过活着的人们

却在远处。这里，世上的一切都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只有黑夜，陈用本能与之融合，好似喜得至交：这片惶惶的洞天黑地并不反对暗杀。那是已杳无人迹的世界、永恒的世界。白昼会重返这堆瓦砾，重返这纵横交错的街巷里来吗？在这些街巷的深处，一盏灯笼正照亮无窗的墙壁和一堆电线。存在着一个暗杀的世界，他正待在它的中心。没有活物、没有动静，近处阒无声息，连小商小贩的叫卖声、弃犬的哀吠也没有。

终于出现了一家脏乱不堪的店铺：陆有顺和赫梅尔里克唱片行。得回到人中间……他等了几分钟，并未完全放下心来便叩击起一块门板。店门几乎立刻打开：店里唱片排列整齐，有点儿像市立图书馆；接着是后堂，宽敞、光洁，四位同志着短袖衬衫在等候。

砰然一记关门声震得吊灯摇晃：人面消失而又再现——左边的胖子是陆有顺；赫梅尔里克的面容像心力交瘁的拳击家，光着头、弯鼻梁、双肩下塌。后排阴暗处是加托夫。右首站着吉索尔·强矢^①。灯光自上方劈头照落下来，突现了他那日本版画式人物下垂的嘴角。灯光从远端照得人影变形，这位混血儿就跟欧洲人差不多了。灯具的摇晃变得更短促：强矢的两副脸孔交替出现，两者的差别越来越小。

大家都木然而紧张地瞧着陈，却没有开口。陈扫视了撒满葵瓜子壳的方砖地。他可以对这些人侃侃叙来，但却不能自释。

人体对刀锋阻抗力的问题始终萦绕于他的脑际，这力量竟大大胜过他的臂力：没想到它那么厉害……

^① 原文 Kyo Gisors，即 Kyoshi Gisors。作者将本书的这位主人公写成法国、日本混血儿，未在书中出现的母亲是日本人。Kyoshi 可有多种汉译，取“强矢”之说无特殊意义。

“办妥啦，”他宣告。

他递上武器的货单。那单子写得很长。强矢看了一遍。

“是呀，不过……”

大家在干等。强矢不着急，也不生气：他并不动弹，面部也不显得紧张。但大家看出，他发现的事令他震惊。他终于开口说：

“这批武器还没有付款！交货时付款。”

陈顿时感到恼火，似乎遭人偷窃了。他查明这是他要的文件，却不及细看。何况他是无能为力的。他从兜里掏出文件夹交给强矢，有照片和收据，没有别的东西。

“我认为可以同战斗小组成员一起想办法，”强矢道。

“一上了船就好办啦，”加托夫应答。

由于他们在场，陈渐渐感觉摆脱了可怕的孤独。好比一棵植物，虽然被拔起，细枝根茎还是在土里。随着同他们渐渐接近，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他们，就像头一次从妓院回来时发现了自己的姐妹一般。这里有一种紧张气氛，像夜色迟暮时的赌场。

“进展顺利吗？”加托夫问。他这才放下手里的唱片走到亮处。

陈没有应答，他只见到这俄国佬丑角式的脸相（长着一对含讥带讽的小眼睛和一只翘鼻子），连这里的光线也没有能赋予他的面部多样的表情。不过他却明白死亡是什么。他站立起来，走过去看看在小笼子里沉睡的蟋蟀。陈一言不发或许自有道理。加托夫在凝视灯光的变幻，借以避免过多的思考。他的临近惊醒了蟋蟀，那颤抖的鸣叫似乎同光影在人脸上的晃动相呼应。皮肤很坚硬的观念老在他心中盘桓，话语反会扰乱他脑子里已同死亡建立的亲近关系。

“你离开旅馆时是几点钟？”强矢问道。

“二十分钟前。”

强矢看看表：已是午夜十二点五十分。

“好，咱们把这里的事了结一下就走。”

“强矢，我想见一见你的父亲。”

“知道吗，那事大约定在明天。”

“那才好呀。”

大家明白，“那事”是指革命军抵达最近的火车站，是起义成败的关键。

“那才好呀，”陈又道。如同一切紧张感，危险感一旦消失，他就徒然觉得空虚：他渴望重温这危险感。

“我还是想见见你的父亲。”

“去吧，他从不在黎明前就寝的。”

“我大约凌晨四点钟去。”

当陈渴望理解时，就出于本能地去找吉索尔。这种态度令强矢痛苦（因为并非虚荣，所以更痛苦）。陈明知是这样却毫无办法：强矢是起义的组织者之一，中央信任他。陈也是一位组织者。但除了在战斗中，强矢是决不会杀人的。加托夫同他比较接近：一九〇五年学医时他参加了对奥德萨监狱的袭击（一次幼稚的袭击），因而被判坐过五年牢。然而……

这俄国佬一粒粒往下咽糖果，同时一直凝视陈。陈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嘴馋。他杀过人，因而现在有权得到一切。有权。即使这很幼稚。他伸出那只方方正正的粗手。加托夫以为是告辞，便握了一握。陈站起来。或许这也不错：他在这里没事可做了。强矢已经了解了情况，该他来干了。陈自己知道，现在该做什么。他已走到门口，却又折回：

“把糖果递过来！”

加托夫递过了那袋糖。他想同陈分食，却没找到纸。陈就在掌心里塞了一大把，又猛吸一口，随后出门。

“事情不会那么顺利，”加托夫说。

从一九〇五年开始到一九一二年潜回俄国，加托夫一直在瑞士奔波，法语说得几乎不带外国口音。但他有时吞掉几个元音，好像是为了补偿说中国话吃的亏：他说中国话时只好做到字正腔圆。他此刻几乎是直立于灯下，脸上照不着多少光亮。强矢更喜欢这样：加托夫的小眼睛、尤其是翘鼻子（赫梅尔里克说他是一只板着面孔的麻雀）赋予他的面部一种含讥带讽的天真表情，因为同强矢的反差而更显突出，这常令强矢感到窘迫。

“咱们快把活干完，”加托夫说。“老陆，唱片到手了吗？”

陆有顺满脸堆笑，好像准备恭而敬之地连连点头弯腰。他把加托夫凝视着的两张唱片装上两台唱机。两张唱片必须同时转动。

“一、二、三！”强矢数道。

第一张唱片的尖啸声掩护着第二张唱片的声：唱片蓦然停下。只听得速派二字。接着唱片又转动。并迸发出两个字：三十。尖啸声复起。跟着又跳出一个字：人。又是一阵尖啸声。

“太好啦，”强矢说。他停了机，再单放一遍第一张唱片：尖啸声。静默。尖啸声。停机。好。贴上“废唱片”的标签。

第二张唱片的内容是：

第三课。跑、走、去、来、送、接受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一百。我看见有十个人在跑。这里有二十个女人。三十个……

这批假语言课唱片做得很精巧：标签模仿得极高明。但强矢仍很担心：

“我的录音质量不好吧？”

“很好，好极啦。”

陆笑得咧开了嘴。赫梅尔里克似乎无动于衷。楼上有个婴儿痛得哇哇叫。

强矢弄不明白：

“那么，为什么换人？”

“没有换呀，”陆说。“还是你自己。瞧，人们头一回听录音，总不容易辨出自己的声音。”

“唱机会使声音变调？”

“倒不是。因为谁都易于辨别其他人的声音。瞧，人们不习惯听自己的声音……”

陆能够向不谙此事的上等人讲解一番，为此他心里充满中国式的喜悦。

“在汉语中也是同一个道理……”

“对呀。今夜还要来取唱片吗？”

“明天日出时分，轮船将开往汉口……”

有尖啸声的唱片由一条船运送、有课文的则另船运走。课文有法语、英语二种，视该区传教士属天主教或基督教而定。

“日出时……，”强矢心里嘀咕。“可日出以前要干多少事啊……”

他站起来说：

“得有人自愿报名搞武器。最好有几个欧洲人参加。”

赫梅尔里克走到他身旁。楼上的孩子又叫开了。

“孩子在回答你，”赫梅尔里克说。“够受的吧？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一个短命的孩子，再加楼上那哼哼唧唧的女人……真不怎么样啊，要想不碍咱们的事情……”

语调里好像饱含着怨愤。它倒的确是从这长着弯鼻梁的脸上发出来的：垂直泻下的光线已将他深陷的眼睛照成两个

黑洞。

“各司其职吧，”强矢答道。“唱片也是必需的……有我同加托夫顶着呢。咱们去找人吧。顺便能弄清明天发不发难。我……”

“旅馆会发现那具尸体的，明白吗？”加托夫道。

“天明以前不会。陈把门锁牢啦。那里没有夜间巡逻。”

“那中间人也许定了约会？”

“在这个时辰？不可能。无论如何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改变船的抛锚地：这样一来，他们要想登船就至少得先浪费三个钟头。船此刻正停泊在港口边上。”

“你准备让它到哪里去？”

“让它进港。当然不能靠岸。港口里停泊着几百艘汽船。至少浪费三小时，至少如此！”

“船长会怀疑的……”

加托夫几乎从不喜形于色：他的脸上依旧是一副含讥带讽的快乐神情。此刻，只有语调反映出他的焦虑：反映得格外突出。

“我认识一位武器买卖的行家，”强矢说。“船长对他准能信得过。咱们手头不宽，但一笔佣金是付得起的……我想大家看法一致：咱们借这份文件先登船，然后再想办法，对吗？”

加托夫耸耸肩，似乎认为这不在话下。他披上短工装，可不扣上硬领扣儿；又将挂在椅背上的运动装递给强矢。两人都同赫梅尔里克紧紧握手。怜悯会使他更加感到屈辱。他们一同离去，很快走出大马路，迈进中国城。

几块沉沉的低云密集到一处，有些地方撕裂为碎片，只在缝隙深处才让几颗阑珊的晨星放出光芒。云霭的这种流动使黑夜有了生气。夜显得时而轻盈、时而密重，似乎不时袭来幢幢庞大